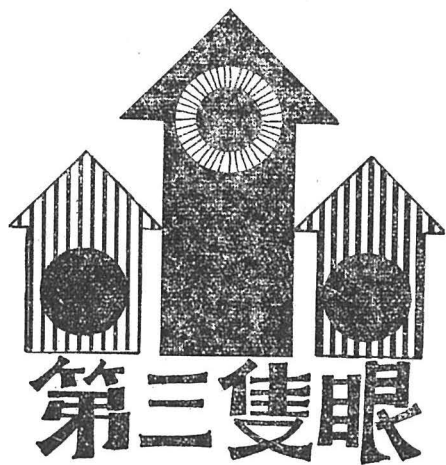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

評「二殘遊記」·二殘（劉紹銘）著

民國六十五年三月·四季出版公司印行

「殘先生」希望 Cynic 在中文中永遠找不到一個適當貼切的翻譯」（三六頁），可是這本一二八頁的小書，幾乎一半以上的篇幅，都是在為 Cynic 詞作最詳盡的註腳。

我們可以想像到：二殘先生在「飛機上、火車上或旅舍中，百無聊賴時」（一頁）信筆揮灑，倚馬千言；於是「小鳥枝頭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」，洋洋乎，蕩蕩乎，一篇篇數千言的文章，便在豪興過飛，羽扇輕搖的意氣之下，「消遣」了出來。我們不知道，二殘先生是否將這些篇章，視為繼「給投考港大不第的同學」與「衝出象牙之塔」（一七二頁）之後的一大得意之筆；不過，我們從這位「學院派作家」（一三頁）的字裏行間，倒的確掇拾得出一道顧盼自雄，英姿勃發的影子——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出嫁了，雄姿英發，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強虜灰飛煙滅。（

蘇東坡：念奴嬌）

當然，二殘先生出於「懷舊」的心情，整治出這麼一本「雜」記，以供我們「消閒之用」；就他本人而言，或許猶如階前聽雨，聲聲入耳，所寄感慨，既深且遠，正不足為外人道也。然而，除卻少數一兩篇文章，尚能使我們勉強分嘗些許「學院」風的潤澤外，我們實在看不出這道水陸紛陳，五色繽紛的大拼盤竟然值得煞費周章，裹上俗艷的包裝，堂而皇之地擺上枱盤——從古人所謂「災梨禍棗」演變到「休閒消遣」，「古風蕩然，由此可見」。（三七）

正如娛樂電影也可能具備高度藝術性，我們並不一味否棄雜文有其存在的價值；「西澄閒話」乃至「雅舍小品」都是極好的例證。我們所不敢贊同的，只是二殘先生實則漫不經心，卻仍儼然以「讀者代言人」自命的態度。論時事（如新聞以外）也罷，抒鬱懷（如說觀光、道觀光）也罷，伸言責（如文藝經理人）也罷；一以貫之，劉先生也未免有失克盡厥責的「敬業」精神，「把自己的身邊瑣事……看得太重要」（一七頁）了。普魯斯特（Proust）從日常生活的細節末枝裏，可以完成一部偉大的「往事追憶錄」；而

二殘先生的「言志篇」，則不僅紊亂無章，而且瀰漫著「顧影自憐」的情緒，處處可見一座座「小小的寂寞城」（一九頁）。以致翻閱此書的人，也只有落得「潮打空城寂寞回」了。

無可否認，劉先生有百分之一百的權利，來傾吐個人的境遇、感覺、夢想以及見解。而劉先生自從譯出來半部「何索」，覓得一條 Communication（溝通）的終南捷徑以來，先後便曾有「馬料水」、「牛車水」……各種書簡如長江大河之滔滔不絕。這種文體，誠然最能體切地表現出作者個人的獨特風貌。只是，二殘先生的神交對象，似乎永遠不脫「天真無邪」的程度。二殘先生苦心孤詣的諄諄善誘，也就難免令人覺得「卑之無甚高論」了。因此，全書在一片彷彿「山風海雨」的嘈嘈切切中，但見二殘的身影幢幢，卻找不出一個紮紮實實的劉紹銘教授！

我們對劉先生的學問文章，十分欽佩，對他「身在異域，心懷故國」的胸襟尤其仰慕。只是，劉先生一向使用一絲不苟的右手撰述英文論文，反而留下輕怠嬉嘲的左手以處理中文——我們最親切，最熟悉的文字——這樣偏頗不公的作法，卻令我們非常惶惑不

解。縱使劉先生「微近中年」(一二頁)，哀樂時時，不吐不快，畢竟個人「殘生」有限，等閒也禁不起如此「絢爛的浪費」(一七一頁)。(顏獨)

疎燈自照孤宿帆

談「二殘雜記」·二殘(劉紹銘)著

民國六十五年三月·四季出版公司印行

目前一般人對於這類無關「經國濟世大業」的文字，總喜歡以「雜文」這種籠統的名目去加以規範，於是乎散文、雜文、小品文乃至方塊文章居然混淆一氣，剪不斷理還亂，老讓人覺得丹屏、楊子、姑隱、二殘或者那個老美包可華，都可以在「雜文界」平起平坐。爲了避免重蹈兒時解「雞兔同籠」這類應用題時候的噩夢，我想我們還是直截地把二殘——劉紹銘先生歸納回文學的領域裏來罷。對劉紹銘先生此等「不成體統」的「雜文」，我寧願以小品文(Essay)視之。因為它雖然既短且雜，畢竟還是一種性情文章，非要性情中人，方才寫得出來。

小品文的開山老祖——法人蒙田，在他一五八〇年初刊小品文集的序裏，曾表明過他寫作小品的態度：「我的短處可以全盤托出，我的真相，在社會儀尚所允許的範圍以內，可以赤裸裸地畢露出來。」因此，我覺得讀劉先生的小品，最大的樂趣倒還不是他行文的恣意酣暢，使那些僵硬了，用濫了的辭句在先生的筆下，重新得到「肉白骨」的功德，而係隱藏在文字背後，「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」性格，隱隱約約地閃爍著劉先生在做學問之外的另一面。

且不論這冊「雜記」裏頭的文章，的確如劉先生所言「顯明易懂，一目瞭然」，但是真地「不含半點玄機」嗎？事實上，劉先生雖然寓居海外多年，但是他們所關心的絕大部份還是此地的文學及此地的社會，誠然，劉先生也患得了一種叫「Obsession With China」的相思病，同夏濟安先生是一樣的症狀，委實很令人貼心的事。在「犬儒主義」一文中，劉先生寫道：「對天、對地、對國家、對民族、對人、對事、對父母兄弟朋友——我們得保持一種宗教式的虔誠。不是爲了別人，而是爲了自己：只有對生命有著若干基本虔誠態度的人，才能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保持